

非典型超人：

我們在馬太鞍部落的文物搶救

撰文／林欣楷、吳溥樺、阮品威、帥佩好、李享珈



熱心的志工一群接著一群來到赫格的書房協助災後的復原。

堰塞湖的溢堤，帶給下游的馬太鞍部落及周遭地區極大的衝擊，洪水衝擊及土石淹沒房屋的景象透過網路迅速的擴散到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焦慮、擔憂促使一群又一群的志工挺身而出，「鏟子超人」成為志工的另類代號，伴隨著全臺各地的物資匯聚到了花蓮的一隅。

揮汗如雨、不畏惡臭、辛勞，成為救災志工的圖像，然而，不只是拿著鏟子的人，不同類型的「超人」各自發揮所長，有人負責交通串聯；有人頂著烈日為大家張羅伙食；有人整理物資、協助清潔與消毒；也有人用自己的專業技能幫助居民恢復生活，各式各樣的人都努力盡著自己的一份心力。



與此同時，在災後復原的路上，許多被汙泥淹過的物品，被熱心、充滿使命感的志工們，一件一件的詢問著屋主，「是否需要保留？」

來不及細細思考、無法判斷能否繼續使用，在必須盡快整理家園的情況下，回憶的重量很輕、很輕，甚至來不及傷感、好好地說再見。泡水的照片、各式各樣的陳列品、珍藏的書籍，都在空中畫出完美的拋物線，扔進屋外的土堆。

災難發生三日後，歷史系的謝仕淵老師，先請博士生林欣楷到光復評估運動文化資產搶救的行動，後在人社中心的支持下，謝老師帶領一批學生和修復師丘世馨，化身為「非典型超人」來到光復，試圖

盡可能地尋找這些充滿居民記憶的物件，讓它們有機會重獲新生、物歸原主。

現場一：赫格的書房

阮品崴是團隊中最早進入光復的成員，憑著一股熱血，來到光復當鏟子超人，並在赫格的書房中，加入團隊的工作之中，接到這個任務時，他無法想像實際的工作樣態，更別提心境與心態。對於當事人—作家赫格來說，那是他一生的心血，伴隨著害怕失去、遺忘與被佔有的擔憂，這些資料並非每位志工都可以輕易接近跟整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信任，是需要時間與精力建立，不同的志工來來去去，對於幫助者來說可能收穫甚多，但對於被幫

助者來說心情卻頗為複雜，要面對的是明天新來的面孔和遙不可及修復工程。

「赫爺」我們都這樣稱呼他。

「這位是謝老師的學生，是來幫您處理受損的照片與磁帶的。」經過在現場指揮志工的劉柳書琴老師介紹，赫爺的眼神露出不捨與擔憂，在那些他僅存的手稿與相片前停留了許久，但還是說了一句「謝謝。」

影音類物件，如錄影音帶、膠卷、照片等等，記錄下人們的生活與記憶，是人們可以回望過往很重要的物件，但影音類物件大部分都怕水，尤其是混雜各種物質的洪水，水會導致發霉、劣化，讓影格或磁帶資料損失，進而導致影像的消失與損毀。

赫格家中受損的磁帶，大約有1、2百捲，基本上有9成都是DV帶，剩下的是VHS、HI8錄影帶。由於所待時間不長、現場人力與資源的不足，能做得有限，僅能先對這些磁帶依照泥水的侵襲程度進行分級與外觀的清潔，狀況大概可以分成好、普通與嚴重三級。

了解現場狀況後，吳溥樺和阮品崴開始分頭清潔與陰乾保存著赫爺拍攝的影片的磁帶、並擦去一本本相簿中厚重的塵土。分級完成與外觀清潔後，繼續將磁帶拆開，實際檢視內部狀況與清潔，所依循的方法是由溥樺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學習的方法，將螺絲拆下、長尾夾固定開闔處、小心翼翼的將磁帶上下拆開，並拍照記錄，以免組裝時裝不回去。

雖然受限於時間，僅拆開不到10卷的磁帶，但卻意外的發現磁帶內部因為先前志工的搶救和先行陰乾之下已經乾燥，磁帶中心也較少受到泥水的侵害，狀況比想像中的好上不少。

故事最怕的就是被遺忘，赫格說：「如果沒有這次的災害，沒有再次看到這些相片，我大概也不會再想起了。」赫爺的眼睛逐漸發亮，那些珍貴的記憶彷彿隨著泥土被擦去也逐漸被想起。赫爺開始向品崴說著每張相片裡的故事，裡面有著他在導戲拍片的畫面，他與許多重要學者的合照，甚至是私下與他們歡愉的紀錄，那些都是瑣碎生活，卻看得出其中都是不可取代的記憶。

透過分級，將磁帶列出處理的先後順序。





磁帶內部雖然有受到泥水影響，但在即時陰乾下，避免傷害進一步擴大。

「平常赫爺看到外人都只會客氣的說聲謝謝，很少與第一次見面的人說這麼多話，更別是其中的故事。」書琴老師說，看到赫爺如此開心的述說著每一張相片的故事，也相當的開心。

這種心理的依靠與支持，是很難在沒有任何情感基礎與信任下給顯現出來的，那是深藏在每一個人內心最深處的一道牆，卻也是真實的讓人與人之間有所連結與交流的一道牆。這種非物質的心理層面支持，或許也是在災難下容易被忽視，更難直接的被物質支助給取代，當物質需求被滿足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思考下一步？

現場二：陳小姐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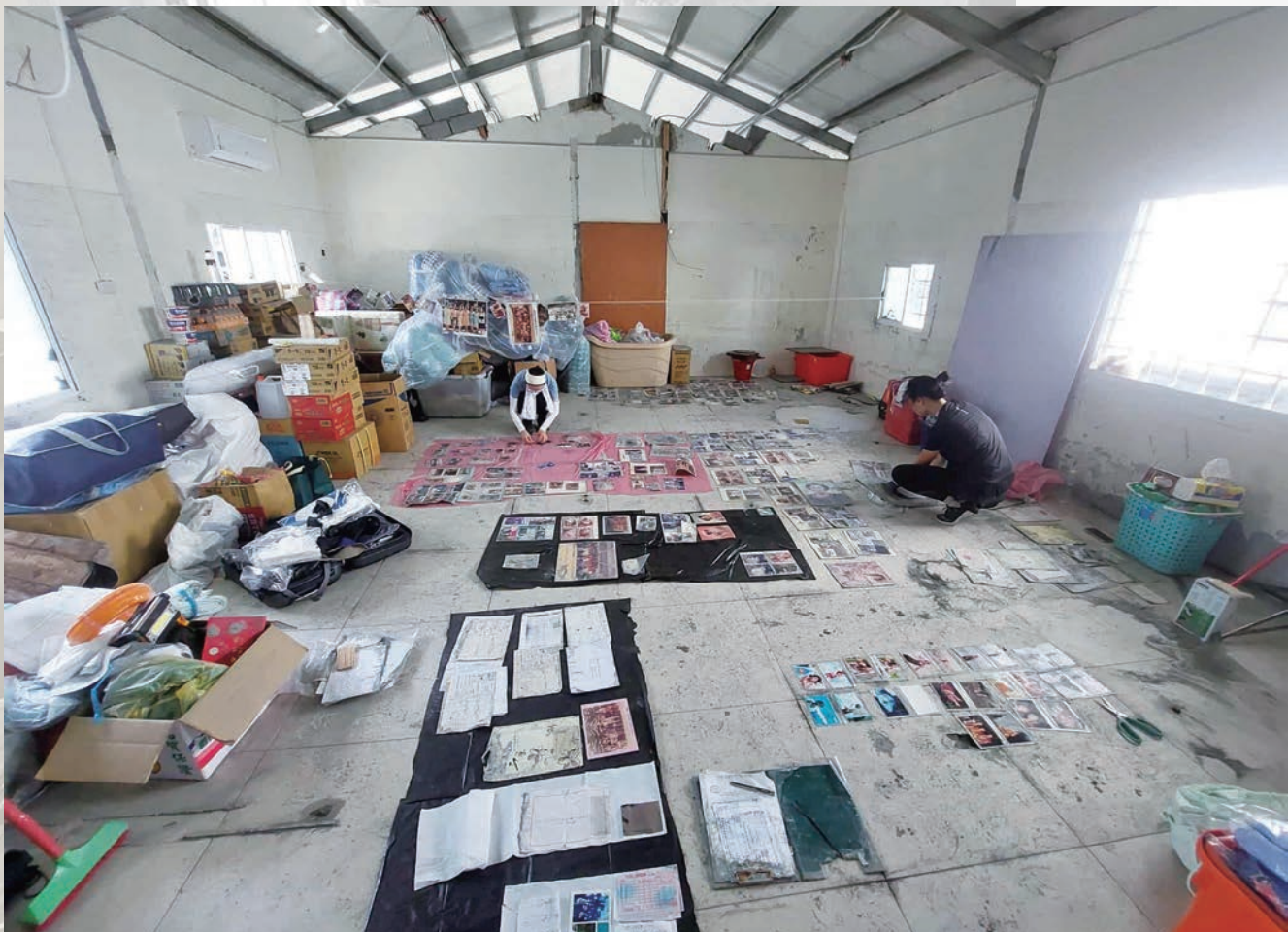
陳小姐的家，在溢堤那天，泥水沿著水溝逐漸淹高，進而淹沒房屋，即使經過整理，牆面仍能看見深色的水痕，空氣瀰漫著潮濕與塵土的味道。尚未通電的屋內光線昏暗，從窗縫透進來的陽光落在一箱堆疊在角落的相簿上，裡面的照片幾乎全被泥水浸過，封面污損、紙張發脹，頁與頁之間緊緊黏在一起，那是陳小姐家族在光復數十年生活點滴的紀錄。

帥佩好和李享珈依循丘世馨修復師的指示將剪開的垃圾袋鋪地，當成臨時的工作區；接著團隊按照修復師的指示，在地板上開始作業，有人拿著刷子和擦拭布，清除照片表面的頑固泥沙，也有人負責拆開相簿、剪去被水黏死的膠套，或在屋內拉起細繩，將經簡單處理後的照片夾上陰乾，所有的工作都在簡單、克難的環境下進行著。

沒有專業設備，也沒有標準程序，一切隨著現場狀況臨時調整。刷除照片上的淤泥或許看似輕鬆，實則需要耐心與克制，每個人都以極慢的速度與時間競賽。每一次「先擦哪一張」、「擦到什麼程度算完成」的決定、輕則怕清不乾淨，重又可能因相片尚未完全乾燥，導致擦去臉部細節，當身處隨時可能見證「消失」的現場，心理的壓力也不小，沒有人想讓自己手裡的那張照片，在處理後變得更糟。

陳小姐在一旁協助著分類，時而指認照片裡的親人，當談起照片裡的場景，語氣會稍微放鬆，但遇上已經糊得像萬花筒般的照片，多半只是發出輕嘆。與進入前的想像不同，照片中有關公共事件的紀錄並不多，家庭相處瞬間的留影才是大宗，像是長輩的生活照、孩子的畢業典禮、全家圍坐的晚餐……而最被居民們掛心的也往往是這些影像。

畢竟對他們來說，無論是照片、證書、節日卡片、甚至只是購買收據，它們不是「史料」，是記憶存續的媒介，甚至，是已經逝去的親人，少數留在這個世界的證明。即使紙張已經被泥沙與水氣浸得幾乎無法觸碰，卻也因為如此，讓每一個被挽回的物件，都象徵生活重新在未來被看見的一次機會。



用刷具輕輕刷除乾掉的粉塵，每一張受損的相片，都是家族重要的回憶。

修復人員在現場做的是相片的檢傷分級，評斷的依據是照片的保存情況。但對屋主來說卻像是對記憶進行檢傷分級，她是自己和家人記憶中的急診科醫生，需要在短時間內判斷哪些是承載份量較重的回憶，記憶在瞬間被迫被評估。如此，修復工作人員的視角與屋主固然不大相同。屋主記憶的重量是修復工作人員無法親身體會的。

我們有的只是聽完屋主輕描淡寫講述後，擔當起的責任重量。儘管因泥水而稍稍變重，相片本身仍舊很輕，但這份重量對實作能力不足的我們而言，卻是沉甸甸的。懷揣著各種重量，在緊急安置的工作區，兩種急診科醫生都盡力為物件背後的記憶進行搶救和保存。

「保存價值」的意義，在聽完故事後的整理過程中被反覆咀嚼。技術上判斷固然重要，但對照片主人的理解與尊重是更不可忽略的。留存是一種選擇，可放手丟棄也不是沒有理由，每個抉擇背後的情感重量都要被考慮，無數場關於記憶與現實的辯論都在「要不要留」一來一回的對話中結束。看著地上滿鋪著被緊急安置的照片，仿若一段被沖走的生活暫時回到原位。

搶救是修復的第一步

在災難之下，比起修復，團隊在現場中做得更多的是避免這些物件的保存情況進一步的惡化，比如彩色相片在水中48小時開始，表層像素就會逐漸溶解，而影音類物件同樣會因為潮濕而持續受損，因此相關的搶救作業和救災一樣，必須越快越好，不只是知識、還有人力的支持。

物件的搶救，或許聽起來相當不容易，但事實上，在光復現場能做、也必須做的第一步，往往是先將物件陰乾，才有辦法進行後續的處理。而物件的陰乾是發現物件的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到的處理，因此，相關知識的普及能讓物件被搶救的可能性增加。

同時，保存居民記憶的物件由於數量較多，通常會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資源，因此，文物搶救亦需要如同鏟子超人般大量的人力支援，是災區中同樣重要的非典型超人。

如此，這些物件才有機會進行後續的修復，修復的歷程，不僅是物件的復舊，更是一段家族共同療育創傷記憶的陪伴，在社會支持下，重新在家鄉工作、生活、成長、老去。